

俄国的社会主义时代虽然拢共不过八十多年，但在人类发展史上却绝对是个奇迹，农奴制消灭了，产业工人当家作主了，“人民”不仅作为概念而存在，而且成为鲜明生动的形象。无疑，这个奇迹的诞生离不开列宁，离不开与列宁并肩战斗的一批思想家、革命家。如果还要加上一批革命事业的先驱，显然，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、赫尔岑、果戈理乃至托尔斯泰，都应该榜上有名。

我没有读过俄国历史，所以无法将话题说得更深入。今年这个夏天，炎热来得不算早却很猛烈。过度的高温使人无法进行户外活动，因此，我就躺在床上，一章一章地读《赫尔岑自传》。那是切切实实的“读”，因为，不仅我自己在听，身旁还躺着一个“纳塔丽娅”。读着读着，竟然大言不惭地以赫尔岑自居，心情随着他的命运而波动，心胸伴着他的思想而起伏，好像这不是赫尔岑的自传，而是我自己的成长史。

作为大地主的儿子，锦衣玉食，七岁前，从来没有自己单独下过楼，每次下楼都是保姆搀扶着，直到十二岁，都是由佣人帮助洗澡，而且直到莫斯科大学时代，甚至大学毕业后被判流放的岁月，也都有仆人相陪。单从这方面看，赫尔岑与一般大地主的“狗崽子”，似乎没有任何两样。但是，赫尔岑之所以是赫尔岑，正因为他的与众不同。而他的所有与众不同，加起来就是一个东西。这东西无形，有点让人琢磨不定，却无处不在，不仅作为地主老爷的父亲、姑妈、伯父能感觉到，家中几十个女佣、男仆也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。尤其当这种“东西”流播到社会，无论是校园，还是流放地，不论是麻雀山，还是省政府，不仅让那些具备同样品质的年轻人欢呼雀跃，紧紧地走在一起，而且令高高在上的皇帝，大权在握的检察官、宪兵司令，无不为之感到头疼，急于置之死地而后快。这东西不妨称之为“赫尔岑思想”，或者“民主主义精神”。沙皇政权被颠覆在它脚下，宪兵警察的特务政治最终被其击毁，而农奴制，这个人间最无理可言的霸道制度，也终于在十九世纪中叶慢慢走向灭亡。

谁愿意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？有几人面对强权可以说“不”？又有谁经历一次又一次流放而能矢志不渝？又有几人对于“从来如此”敢于发出愤怒的吼声？这些，赫尔岑都做到了。正是这个在沙皇专制和宪兵特务政治无情打压下而愈挫愈勇的人，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了俄罗斯。

思想者，永远不会老！

写《往事与回想》的时候，赫尔岑已经四十岁，生理年龄已经不怎么年轻。但通过对那些发生在青春岁月的一桩桩往事的回叙，特别是一桩桩令人哭笑不得的宪兵政治的荒谬行径，读起来，实在是除了愤怒还是愤怒，而正是这样的愤怒元素，保持了一个人永远的年轻。



上月去看了一个画展，女画家晓锦才29岁，擅长工笔人物。画中人美，画家亦美。步出展览大厅时与一位高个子男人擦肩而过，似乎眼熟，随即想起他是刘生堂，中国国际医药研究院院士、著名肝病专家。我边想着边折身招呼。

刘生堂稍一怔愣也认出了我，高兴地说，这么巧，你也来看我女儿画展。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！

岁月的印痕已经爬上了各自的额头眼角，但往事却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那是1997年，刘生堂时任怀化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。我前往采访，起因是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反映了他的感人事迹，字里行间充满感激之情。写信人(患者)是一位汽车司机，因不具备经济能力做肝移植手术而决意放弃治疗，回家料理后事，是刘生堂不计付出的代价，精心施治，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，终于重返工作岗位。

第一眼见到刘生堂，印象最深的是他向后梳理的“毛式”发型，是年他刚过五十。由于上班时段找他的人太多，采访只能改到晚上。

那是一次彻夜长谈。

刘生堂祖上三代行医，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，在长期临床

我读高中的时候，能够约上一两个志趣相投的同学，跑一个下午的福州路书店，真是件很满足的事情。那时候，从河南路的科技书店，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，再到山东路拐角二楼的外文书店，最后到上海书店，大包小袋，满手灰尘，走出书店方觉腿酸，整个下午没喝一口水，但心里却是分外的充实。无论手里提着多少重重的包袋，总是一路兴奋地走到两条马路之外去等电车，到静安寺再转车回家。

去上海书店最刺激也最紧张的就是二楼上去后右手边的库房。刺激，是因为有好多外面架子上见不到的书，据说这些书先内部供应，再清理后陆续上架，“内部供应”这四个字对当时的高中生来说，本身就是很刺激的词组。紧张，是因为我们当时还太小，会被工作人员毫不客气地赶出来：“小孩子，出去！”所以，我们先要探头看看，那个最凶的人今天不在不在。

在我当时买过的那些书里，现在还记得比较清

近来，杨浦养鸟界刮起玩壶风。天刚见亮，右手拎鸟笼，左手持茶壶，玩鸟人进入茶馆……双手抱拳，一阵寒暄，择位而坐。一位资深编辑戏言：如果头戴瓜皮帽，装个长辫子，就像前清的遗老遗少了。朋友李兄玩鸟爱壶，每日进茶馆手捧的是“日见走红”的“庚大壶”。

周庚大，宜兴丁山人，长得斯文清秀，中学语文教师，爱壶。20余年前，教书匠月薪几十元。庚大买壶饿了肚子，老婆贬他“黉大”，壶不能当饭吃，与其买壶，不如做壶。一句话，提醒了庚大，从此摸索做壶。人笑他，没师父传授怎能做壶？庚大还真“黉大”，越笑他，越做得来劲……索性不吃教书饭，也要撑起“庚大”壶。嗨，倒也真能做起壶，让壶师们一片“犯糊”……最后得出结论，庚大壶艺，功在文学，眼睛不糊，不捣“浆糊”，真材实料，标新立异，成全了“庚大壶”。

主治中，深入研究肝病治疗。他说，中西医结合对付乙肝，需要认识中医与西医的利弊长短，在最恰当的临界点上将各自的长处结合起来。还要分析患者的不同情况，必要时就得打破传统，积极挽救生命体征。治疗乙肝是一道全球性的难题，而中西医结合治愈乙肝硬化晚期腹水患者，是医学上的一个突破——这正是刘生堂后来成为院士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眼前的刘生堂依然是“毛式”发型，只是略微稀疏了些。开怀叙旧后，他告诉我现已受聘在上海宏康医院肝病专科从医。我很有些诧异，堂堂中国国际医药研究院院士……

刘生堂坦言去一家民营医院曾经犹豫过，可是他那个画家女儿却说他观念陈旧，随着社会发展，民营医院必将成为社会医疗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。慎重起见，在去年宏康医院纳入医保后，他去做过实地考察。医院董事长与他的一席交谈，起了关键作用。刘院士说，这位董事长重人品和医德，以“救死扶伤”为宗旨，特别崇尚医疗质量，正是这种精神感染并吸引了我，所以我把所有“关系”都转过来了。

在时代搭建的新平台上，刘院士正在续写美丽的人生轨迹。我祝贺他女儿举办画展，也为以后能常和刘院士见面而高兴，同时为他不虞“下嫁”、一心想以仁术济世而感动。

楚的，大约也就是在20年前，我读大学的时候，自己从华师大骑车到福州路，买了一套《王国维遗书》，12册60元，绑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又骑回师大。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当年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好像是十八元，一块大排三四毛钱。

刚开始工作的头两年，经常在星期天跟着陈子善老师逛旧书店。早上七点钟就到了文庙门外，一般九点过后，我们就往福州路方向移动了。那时候南京东路的学术书苑、福州路的上海书店是“必答题”，前者是去买新书，后者是去淘旧书。其他的书店就是“选答题”了，时间不够，或者手里的书已经够沉了，那就不再去看了。

2004年底，我调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工作，对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印象是“社小书大”。你看，《申报》400册，《民国丛书》500册，小一点的，像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《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丛书》，也是至少几十册的规模，每一个项目都是具有重大文化积

累价值的文献资料宝库，本身还具有可以再度开发的价值。这也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出书特色，注重文献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积累传承，所以，不论你的立场是左中右，也不论你的身份是儒道佛，你要做学术研究，就需要这些珍贵的文史资料。赵家璧先生的“书比人长寿”这句话，用在上海书店我想是恰切的。

2003年我在世纪出

庚大说，再美的东西也有瑕疵，完美它，升华它，放手改革它，“庚大壶”，不怕别人说长道短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”。20余年时光花在壶艺上，庚大赢来了金、银奖。本来说庚大不能做壶的，见到庚大笑嘻嘻的，竖竖大拇指，这是友好的；还有“偷”庚大壶艺，说是他自己创意的。庚大风趣地说，麝品没有关系，如果出个麝品人，横行乡里问题就大啦……“庚大壶”，正在被多数人接受。

老的去不了，不能绝了新的。李兄抚摸手中“庚大壶”，笑起来，圆脸像个“壶”。

(下图为庚大壶)



为庆祝公司成立十周年，老婆的单位组织职工开了一次运动会，有个很有趣的比赛项目，叫背老婆比赛。奖品是北京一周游。

背老婆比赛是在上午十点开始的，其他项目都比得差不多了，大伙齐涌来瞧这场有趣的比赛。报名参加此项赛事的，一共有三十对夫妻，年龄段在25至35岁之间。比赛规则很简单，老公背着自家老婆跑500米，比赛途中老婆的脚不准落地，落地就算违规。比赛的难度在于500米后半段有个小坡，对参赛人员的身体素质和耐力是个考验。

我和妻子换上运动服，站在了第七跑道。我热身的当口，瞧了一下第六道和第八道的夫妻。第六道的男人好块头，身上的疙瘩肉直跳，女人也不赖，一身肥肉连运动服都快撑破了。这两人码一块，男人再有牛力，估计在比赛中也占不到多少便宜。第八道两口子有点玄，男人个矮，也瘦，女人

陈思在南京靠打工养家，但5年来，他利用周末守望在南京长江大桥，挽救过154条生命，却也目睹了50多个生灵在江水中沉没。5年来，他始终一个人在战斗，救人花掉的钱超过了13万元，夫妻俩双双失业，家里没有一分钱存款，不得不抵押了老岳父的房子，向银行贷款3万元，开一家小菜馆谋生。

实际上，陈思是另一种志愿者，他不计较报酬，不计较得失，守望在特殊场合，挽救那些因各种原因想自杀的人，难怪人们送给他一个美称：“守望生命的天使”。当这种“天使”并不容易，夏天大桥上的温度达到五六十摄氏度，脚底板都感到发烫，冬天里寒风刺骨，穿再多的衣服也会让你瑟瑟发抖，可陈思为了这芸芸众生，坚持不懈地守望望着。他虽然不是很精通心理疏

导，但懂得将心比心，尽最大努力去安慰那些对生命绝望的人。一次有一名男子走上大桥想轻生，被陈思救了下来，这个男子认为自己被判入狱两年是误判，想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陈思为这个男子写了一份证明：“我，农民陈思相信×××是清白的。”这个男子由此放弃了轻生的念头，“因为终于有人相信了自己”。

当然，仅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守望者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像陈思一样的生命守望者；仅守望在长江大桥范围也太狭小，应该守望在所有的地方。一旦有了一支庞大的守望队伍，就可以遏制住动辄就想轻生的危险倾向，给人的生命增加活力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善于守望自己的生命，任何情况下不要失去生的信念。

吴文元

版集团出版业务部工作的时候，就曾两次经手上海书店出版社要求重启《申报索引》项目的请示报告，约略地知道这项工程的经过与意义。

也巧，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工作后不久，正好上海文化基金会登报公开征集可资助的项目，我们向集团专题汇报后，得到集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。《申报索引》30卷的出版由此得到了文化基金会的资助，为它的跨越20年顺利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作为一个编辑，我有幸和一些具有文化积累的大工程大项目沾上点边，也是做出版的幸运。

作为一个出版人，我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工作快四年了，作为一个读者，我与上海书店的关系少算也已经满20年了，而且还会继续延续下去，第二个20年，第三个20年，如果我能够活那么久的话。但即使再久，也抵不上一本真正的好书在人间流传的寿命。

好书，永远比人长寿。这也是出版人最可自豪的。

刘茂业
登上红氍毹，自惭形容秽
(四字地铁用语)
昨日谜面:此曲只应天上有
(新编京剧)
谜底:《响九霄》(谜面为杜甫《赠花卿》诗句)

却强壮得像个男人。我虽说瘦点，却很精干，心中突然就有了拿奖的想法。是啊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从单位忙到家里，实在活得有点累，收入又不高，从没出远门玩过，好想出去旅游散散心啊。

正胡思乱想间，发令员一声高喊：“预备！”女人齐刷刷往男人背上爬。妻子个小小，抓不到我的肩，我

哈下腰，快趴地上了，老婆才爬上去。发令枪一响，男人便如脱缰的马，玩命似的往前冲。虽说比赛从根本上是好玩的，真比上了，谁也不想轻易认输。一开跑，就显出背老婆比赛的技巧性来了，跑出不

到十来，就有好几个女人落地，急得男人团团转。其实背着老婆跑也不一定全是拼男人的力气，还有个夫妻配合问题。配合不好，男人用

“守望生命的天使”

版集团出版业务部工作的时候，就曾两次经手上海书店出版社要求重启《申报索引》项目的请示报告，约略地知道这项工程的经过与意义。

也巧，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工作后不久，正好上海文化基金会登报公开征集可资助的项目，我们向集团专题汇报后，得到集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。《申报索引》30卷的出版由此得到了文化基金会的资助，为它的跨越20年顺利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作为一个编辑，我有幸和一些具有文化积累的大工程大项目沾上点边，也是做出版的幸运。

作为一个出版人，我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工作快四年了，作为一个读者，我与上海书店的关系少算也已经满20年了，而且还会继续延续下去，第二个20年，第三个20年，如果我能够活那么久的话。但即使再久，也抵不上一本真正的好书在人间流传的寿命。

好书，永远比人长寿。这也是出版人最可自豪的。

刘茂业
登上红氍毹，自惭形容秽
(四字地铁用语)
昨日谜面:此曲只应天上有
(新编京剧)
谜底:《响九霄》(谜面为杜甫《赠花卿》诗句)

刘茂业
登上红氍毹，自惭形容秽
(四字地铁用语)
昨日谜面:此曲只应天上有
(新编京剧)
谜底:《响九霄》(谜面为杜甫《赠花卿》诗句)

劲过猛，女人一紧张一分神，就掉下来了。妻子在我背上也直打滑，差点给颠下地。“亲爱的，抓紧我。”我高喊着。慌乱中，妻子完全没了力气，哪里都抓不住。我一使劲，将双手环成一个结，将她稳稳地托住，快将她扛肩上了。妻子倾听着我越来越急促的呼吸，不知该怎样帮助我，脱口喊道：“乖，我爱你！”

上那个小坡时，我忽然放慢了速度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我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。”妻子心疼地说：“让我下来，咱们放弃。”“不。”我喊道，“我一定要获奖，一定要让你参加北京一周游。”咬着牙跑了几步，一个踉跄，单膝跪在了地上，但我始终没放下妻子。

就在大家都为咱们揪心的时候，妻子忽然从我背上溜下来，飞快地背起我，向终点冲去。男人们早跑得没劲了，眼巴巴瞧着这个背着老公的女人跑了个第一名……

狼的果断

周铁钧

生活在东北长白山沟壑密林的狼群中，常有几只失去一条腿的瘸狼，虽然它们奔跑、进攻、捕食的能力大大下降，但狼群集体捕捉到食物都让它们先享用，连不可一世的头狼都要谦让三分。因备受同伴呵护，瘸狼个个膘肥体壮。

是什么原因让瘸狼享受特殊照顾呢？

原来，山里常有人偷偷地下“闸”捕猎，当狼群中“闸”被夹住腿，几番拼死挣扎逃脱无望时，它并不坐以待毙，会果断地将自己被夹住的腿咬断逃走，或许它们懂得，如果继续等下去，肉就会被焖在锅里，皮会变成褥子。

受伤的狼一瘸一拐回到狼群，同伴们会轮流地替它舔润伤口，会将捕来的食物堆放在它身边；受到攻击，它会得到群狼的拼死保护……

由此想到人类，当被权势、金钱、物质等利益所诱惑挖空心思、铤而走险时，灵魂和行为无疑是被“闸”夹住了“腿”，此时如果冷静地反思，果断地自己“咬”断诱惑，一定会受到欢迎、得到尊重。反之，等来的必然是群体的唾弃、道德的谴责直至法律的制裁。

狼的果断

生活在东北长白山沟壑密林的狼群中，常有几只失去一条腿的瘸狼，虽然它们奔跑、进攻、捕食的能力大大下降，但狼群集体捕捉到食物都让它们先享用，连不可一世的头狼都要谦让三分。因备受同伴呵护，瘸狼个个膘肥体壮。

是什么原因让瘸狼享受特殊照顾呢？

原来，山里常有人偷偷地下“闸”捕猎，当狼群中“闸”被夹住腿，几番拼死挣扎逃脱无望时，它并不坐以待毙，会果断地将自己被夹住的腿咬断逃走，或许它们懂得，如果继续等下去，肉就会被焖在锅里，皮会变成褥子。

受伤的狼一瘸一拐回到狼群，同伴们会轮流地替它舔润伤口，会将捕来的食物堆放在它身边；受到攻击，它会得到群狼的拼死保护……

由此想到人类，当被权势、金钱、物质等利益所诱惑挖空心思、铤而走险时，灵魂和行为无疑是被“闸”夹住了“腿”，此时如果冷静地反思，果断地自己“咬”断诱惑，一定会受到欢迎、得到尊重。反之，等来的必然是群体的唾弃、道德的谴责直至法律的制裁。

劲过猛，女人一紧张一分神，就掉下来了。妻子在我背上也直打滑，差点给颠下地。“亲爱的，抓紧我。”我高喊着。慌乱中，妻子完全没了力气，哪里都抓不住。我一使劲，将双手环成一个结，将她稳稳地托住，快将她扛肩上了。妻子倾听着我越来越急促的呼吸，不知该怎样帮助我，脱口喊道：“乖，我爱你！”

上那个小坡时，我忽然放慢了速度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我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。”妻子心疼地说：“让我下来，咱们放弃。”“不。”我喊道，“我一定要获奖，一定要让你参加北京一周游。”咬着牙跑了几步，一个踉跄，单膝跪在了地上，但我始终没放下妻子。

七夕会运动休闲